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一百五十三回 處士妹配合處士孫 神女風圓成神女夢

眾人俱各吃驚，素臣正待根問，只見文畢紗帽圓領，趨至席前，先向水雲道喜。水雲道：「現在家中被凶徒打門而入，正要控訴地方官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你新上任，該理民事，怎便早回？又怎知四位表叔定親，來此道喜？」文畢道：「孫兒並不知四位表叔定親，是來道大表叔辟召之喜。大舅公說被凶徒打門而入，定是那一班報喜的人了。孫兒放告過了，正在要看狀，見投進緊急公文，是府裡行下來，令孫兒督送大表叔入京，就親到大舅公處道喜。正值報人四鬧，是孫兒吩咐到縣裡去領賞，方才散去。問起水嫗，說太舅公同四位表叔俱到家中筵宴，水符在廬未回；兩個小廝，大的跟了赴席；小的見報人打進門來，只認是強盜，報信去了。孫兒故趕回家中，道過喜，就要回衙去辦事哩。」素臣急問文書上的部咨，文畢道：「吏部咨開，奉旨：各省辟舉人員，俱著地方官督送進京廷試；蘇州府所舉之孝弟力行水閒，著以浙江嘉興府推官用，令吳江縣督催進京，引見後，即進新任。」素臣大喜，向水雲作賀道：「大表姪榮任刑刑，兼在接壤，一水可通，便於迎養。皇上因母冥，故有此特恩。」山雲道：「我自廬葬終身，迎養斷然不就！只這信息可以常通，就感激皇恩無盡矣！」虞揮等俱向水雲道喜，文畢方向眾人行禮，向素臣請安，復向水雲道定親之喜，便告別去了。素臣道：「大姪雖甚明達，而朝儀未習，長途鞍馬亦未慣經。母舅選買之水符，只可在家伏侍，難以出門。不日龍郎等進京，可以同行。俟進京再行收買，或於愚甥家人內選用可也。」水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浙江是雲從發軔之地，一路上講些民情土俗，利弊所在，亦有裨於政。只是雲從以九歲治全省而有餘，此兒以二十四歲治一府，而惟恐其不足，奈何？」素臣道：「母舅教表姪等，皆通經史，是隱居而行義之具已備，何患不足？況大表姪天姿英敏，得母舅時雨之化者乎？」水雲道：「坐言易，起行實難。賢甥何為此過譽？大約此去幾時可回？新定之親，當即為擇吉方好。」素臣道：「大約十一月初間回家。母舅擇一望前日期完姻，望後赴任可也。」

內邊得了此信，水夫人幾乎失口要向珠娘道喜。媚娘知道姑夫得官，姑娘便是一位簇新現成的夫人，喜得滿心奇癢，向水夫人連聲致謝。冰弦等恭喜水夫人，亦俱眼看珠娘。珠娘此時一發猜到十分透足，低下頭去，心中暗喜。偶然抬起頭來，冰弦等看時，喜氣已透兩眉，登時滿面發出彩色，光華嘩嘩矣！正是：

畫像畫神非畫貌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初五日，本家拜祝生日。

初六日，家將及下人拜祝，因是日即係田氏生辰，本家子孫及皇子、太孫等，仍復行禮。

初七日，內外筵宴，餞送男女親朋。發家將們起身。玉兒、篁姑等流淚滿面，諄約：「十年後再來慶祝，但恐妾等蒲柳之姿，望秋先零耳！」文恩、錦囊等一班家僕、玉奴、阿錦等一班僕婦，亦俱道：「奴婢們如得有十年之壽，再來叩祝千秋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汝等年紀未滿七十，而慮不及十年，況我已滿百歲，朝不保暮，暮不保朝者耶？」玉兒等但謂：「太君松柏之姿，歲寒不凋。豈特逾越舜壽，必將超駕堯年！」篁姑謂：「妾等若幸得老年，當即太君百歲後，至一百十歲，一百二十府中之事，每十年作一部傳奇，續於《百壽記》之後，令優童演唱，為太君侑觴。現在弟弟懷果懷穉，對對做賦結姻，即千古罕見之奇也！」

賓朋散後，擇於初十日，令文龍、文麟等及駙馬、儀賓，護送皇子、皇太孫等進京。初九日到了旨意，卻只令皇太孫並諸皇子孫及妃，於九月內起程。其公主、郡主及文龍等，俱留俟明歲正月，分班進京。以太子賓客文鶴為文淵閣大學士，輪代文龍、文麟，一年事父、一年事君；各公主、郡主，一年事翁姑，一年事父母。每年以正月上班進京，二月下班出京，單令文鶴上京辦事，其餘京職，俱著於庚辰正月回京辦事供職，不准辭吳江縣及五經博士世襲。水雲、素臣等感激天恩，淚零不已。蓋自漢、唐以來，從無公主隨夫奉事舅姑之事，亦無兄弟輪年歸養之事。且文鶴大拜，雖每歲只弟兄兩人在閣，而嫡親弟兄，同時三相，亦古今所無也！初十日，皇子、太孫等起身，素臣親送，堅辭不敢。因命文龍、文麟代送，至無錫而回。

十一日，文鶴大拜，祭告祠墓。諸親族及蘇郡各官、留都各部院，道喜宴犒，又忙了三四日。

十五日一早，吳江本縣老民，到府慶祝。自六十以上，至九十餘歲止，整整湊足千人之數，為太君祝千秋。卻並無牌旗彩亭，每人持一升米，願太君子孫科甲，平如米粒之多。更每人一對紅木燭台，上插一對紅燭；一個瓦香爐內，插一古線香。從轅門外擺著，直擺至補袞堂院內，點將起來。二千道燭光，一千古香煙，輝煌繚繞，甚是可觀。素臣筵犒之儀，亦如各省老民，但收其升米，即以五兩銀豆，雜黃豆中答之，而無盤資銀兩。次日，合縣老婦到府，整整亦湊足千人，一般線香紅燭，卻每人持一筐蠶繭，願太君子孫福祿，如繭絲之盛。素臣鎮犒如老民，而受其蠶繭，每筐答以通照湖綿十斤。共用去綾子二千匹，荷包二千對。湖綿一萬斤，銀豆五於兩。

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三日，四川十三府，六直隸州，一百二十六州縣，一宣撫司，一安撫司；陝西八府，一百十六州縣；貴州十府，一百二十二州縣，一宣一慰司，陸續到府。每人盤費，亦如廣西，共用緞二千三百二十八匹，荷包二千三百二十八對，銀三萬五千三百七個兩。

二十一日以後，府中上下諸人，甫得安息。

至十月初五日，雲南二十一府，七十三州縣，八宣慰司，四安撫司老民又到。復加盤資銀五兩，共用緞八百二十四匹，荷包八百二十四對，銀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兩。初十日，庫上支帳，犒賞各省老民及本縣老民、老婦，通共用去緞子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匹，荷包二萬四千七百六十八個，湖綿一萬斤，銀及銀豆一十三萬六千九百八十兩。

媚娘姑嫂聽見，私議道：「若是銀子用十幾萬，不足為奇，緞子也買得出。還有二萬幾千個荷包，俱是上等針線，買也買不出，做也做不及，倒是難哩！」有丫鬢說道：「這緞子荷包，俱是內府之物，歷年皇上、皇后、貴妃欽賜，王妃、公主進送。五月內，皇后、貴妃又每人送了五百匹緞子五百對荷包，各王王妃、公主每位幾百匹緞子幾百對荷包，送與太君賞人。現在庫內，緞子、荷包還剩得多哩，何曾向店舖內買一匹緞子，一對荷包來呢？」媚娘吐舌道：「這才是海水不可斗量。有這第一等功德，故得享這第一等的富貴也！前日新得官那一位水老爺，既是太君至親宗，家道想也是富盛的了？」丫鬢道：「水太老爺與太君同胞姊弟，卻一個富等石崇，一個貧如范丹。現在住的房子是太君買的；吃的米糧是大君送去的。窮還說不上，還說甚富盛嗎？」珠娘、媚娘不覺失色。有宮女道：「兩位休替他擔憂，太君身上，只有水太老爺一人，有這大荷包著，還愁不富盛嗎？只看水老爺前日一得了官，頭上做到腳上，進京費用，上任盤費，哪一件不替他預備？連那新定的夫人，首飾衣裳、銅錫器皿、箱籠什物、七八完備，也值數千金不止哩！」有一個丫鬢道：「那屋並不是太君買的，是皇上賜的，還有一萬幾千畝田，收起租來，怕不夠用度嗎！」媚娘方才放心，變作歡容笑口。珠娘卻低垂粉頸，不敢抬頭。宮女瞅了丫鬢一眼，道：「休說閒話，怕誤了正經！」便忙忙的去。

十五日，水夫人為水閒行聘，媚娘回去受了聘禮，仍進府中畫畫，然後私向珠娘說知。珠娘含羞不語。媚娘道：「前日宮女說，太君替姑娘備數千金妝奩，今日這聘禮，也值有千金以外。太君之德，如何可報？當上緊用心，把合家畫完，以表微意！」於是姑嫂二人，晝夜趨畫，至十一月初二日完工。合家看畫，無不贊歎。把舊圖並起來，更得百倍精神。媚娘姑嫂歸功又迂夫婦，說：「牡丹雖好，全憑綠葉扶持。若非布景精工，面目便須減色！」晴霞道：「行樂全憑面貌，與布景何涉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二者缺一不可，四位可稱二難也！」是日備席為珠娘、晴霞三人洗手，外邊亦專席款待又迂。

初三，又迂夫婦辭回，媚娘姑嫂亦拜謝而出。

是日，陽旦自京而回，內外設宴接風。令媚娘畫水夫人及素臣、文龍、文甲夫婦行像，要在文施生祠內裝塑。幸俱有稿子，連日連夜趕出七人小像，收入行李。於初十日起身回國，好文姊妹，痛哭難分。陽旦道：「十年之後，來賀太君一百十歲壽誕。將來

傳位世子，更來傍著你們姊妹，享受四靈山水、世外逍遙之福，勿過悲也！」好文等無奈，諄囑後期，與文施送至海口，看著開洋，直到望不見船影，方才回首。好文懊悔沒帶千里鏡來，悵悵而歸。

水夫人為水閒擇了十一月十五娶親。候至初十，外邊新郎尚無信息。水雲來問：「可要改期？」水夫人道：「且至臨期再處。」十三日仍行三日擔札，款待大媒，將全副嫁妝送至鋪設。十四日，尚不見到，便有些心焦，令素臣、天淵、紅豆各起一數，都說：「明日二更忽起大風。風定即至。」至十五日。便如新郎已到一般，水夫人領著媳婦、孫媳，帶著丫環、僕婦，一早進城去料理；新床上鋪設被褥；廳堂上張燈結綵；鼓樂喧天，儂相齊集；新人花轎擺在小廳裏，奠雁迎鸞譜儀畢備，單單只少新郎一個。

日落時候，把大媒請到，水雲、古心、素臣先陪著小飲。上下人等，俱信素臣神數，由著探馬一替一替的，有去無回，杳無音信。卻似新郎現在房中，一請就出的模樣，毫不在意。只搥燈籠執事諸人，等到定更，更不耐煩，都要散去。吹打的人也沒高興了，似吹不吹，似打不打的，號頭鼓鈸這聲，都像放出冷氣。水散、水疏來稟水雲：「不如發放眾人回去？」素臣道：「新郎將次要到，如何反忽發放？」吩咐：「多給他們酒飯，認真吹打，安心伺候。」趙宅也是水府打發丫鬟小廝去伺候。好文等三番主親往料理，也備有筵席，親友街坊等，到此時亦俱懶散。媚娘等雖信素臣，未免狐疑。珠娘躲在帳子裡邊，側耳聽信，比眾人更專，亦比眾人更急，卻是說不出的苦處，與老狐聽冰一般，真到那無聲無臭地位。

不一會，譙樓打了二更，連素臣俱拿不穩，暗付這數難道也有時不准？文畢退了晚堂，也趕至水宅，稟素臣道：「孫兒差了快馬探信轉來，說直到丹陽路上，杳無信息，只怕今日是趕不到的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過了這二更再處。」須臾，二更已緊，仍無音信，便有些懊悔：「不該憑著術數，給人作話柄傳述！」水雲道：「二更已緊，轉將三更，眼見是不得到的了！可發放眾人回家，擺出席來，賢甥等陪著大媒，痛飲一醉罷。」素臣正在掐數，不及回答，但說：「就有大風來了。」一面起身至前廳看望。水雲如何肯信，笑道：「賢甥之自信，得無太過耶？」誰知就這一笑之中，大風從空卷下，把滿廳燈燭全行吹滅，門窗互擊，屋瓦交飛。素臣一路喊將進來說：「舅舅恭喜，表姪已從天而降矣！」家人們忙點起燈燭，風勢已息。素臣拉住水閒，已至大廳，向大媒行禮畢，復向水雲叩見。水雲喜極，忙道：「一切事俱俟明日細說，快些進去見了姑婆，沐浴迎鸞，休得耽誤！」水閒遵命，趕著沐浴開剃，莫雁迎駕，已是四更將望。裡面新人合盃；外面古心等復陪大媒歡飲。虞揮、禹陵及在座親朋，俱極口贊歎素臣之數，為康節復生。水雲自覺失言，愧悔不已。

至次日，水閒說出從天而降之故，方知水閒接到家信，知有婚期，於十月二十日出京。因不諳騎驟馬，僱著駝轎，選的山西兒驃，破站而行，包定十一月初八日至揚州，初九日過江換船，日夜趕行，十一二邊即可准到。誰知水閒更不能坐駝轎，晃蕩頂撞，一連兩日，頭腦發昏，飲食未經剋比，即被顛播，嘔吐而出。在涿州一路請的醫生，俱說受寒有滯，混用散寒導滯之藥，神氣愈虛，連發暈眩。

二十六日，方到景州，疾勢加重。文府家人，與新收兩名長隨商議：「打發一人進京，一人回南，兩處先報病信。再通知涇王府中，請醫看視。後來倘有差地，還可少脫我們干係！」算計定了，分頭而行。

不料回南之僕，走未三站，即發寒病，病在荏平店中。

進京之僕，於二十九日趕至都城，文鶴老大吃驚，忙請了有名太醫，星夜赴景州沙治。涇王得信，先已著王府醫生醫治，因問知一路用的散寒導滯之藥，以致暈眩，便急令參苓去挽回。卻又一味峻補，把上轎、落轎時新受些風寒補住，發起熱來，面目俱腫。太醫趕到，說：「散導者固誤，專補者亦錯，須補散兼行，緩緩調之。」直醫至十一月初十日，方得起床，眼見十五吉期，是趕不及的了！涇王主意：寫書文鶴，令其奏聞天子，將赴任憑限賜展一月；一面家報回南，另選婚期。把水閒國進府中，調理復原，然後起程。

水閒無奈，息心靜養，便一日一日好將起來。涇王為擇十六日起身，於十五日治酒起病。正席散後，即設圍碟，花園中賞花。芙蓉未謝，蠟梅已開，兼有四時蘭桂，一歲長春，月紅月粉，燦爛錦屏。雁來雞冠，紛披玉砌，更有香烈祠內數株老梅，吐出一片冰心，幽香撲鼻，疏影繪空，令人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水閒不知香烈何神？涇王把鐵娘生平始末，細述一遍，道：「此地即昔年幽囚逼迫之所，寡人故特為建祠以祀之。」水閒肅然起敬，虔誠叩拜，贊歎不已。

是日席散，水閒回書房安睡。忽夢兩青衣女使叩門而入，傳香烈娘娘之命，請水閒去見。水閒驚覺，女使宛然在室，執燈而候。水閒慌忙穿著衣履，隨至香烈神祠，祠中設賓主位。延坐，水閒逡巡不敢。香烈道：「令表伯文太師，乃妾恩人，自願以賓禮見。況妾復有事相求，不必執謙！」水閒只得告坐坐下。香烈道：「妾父有一族孫，流落嘉興鹽場，傭工灶丁之家。郎君到任後，倘能物色，賚送至天津，接續吾父宗祧，必有所報！目下當先助一臂之力，送郎君至吳江，與夫人完婚，以踐吉期也！」水閒大喜道：「倘蒙神力得踐婚期，使老祖與家表伯不致憂念，尊神所命，敢不竭力圖之！」因問其族孫年貌，並灶丁姓名，香烈一告知。即命女使傳諭風神，速送水爺回南。女使領命出去。不一會，就祠中捲起一陣大風，把水閒平空升起，耳中只聞呼呼聲響。一更餘天，已過二千里路，落在水宅前廳院中矣！

當下素臣聽完一席話，不覺太息道：「此我之過也！當年但為香烈立後，竟忘卻其父一脈！賢姪到任後，當即為訪求，不可遲滯！」後來水閒於到官五日內，即為訪出，賚送天津。素臣復發書北直巡撫官，為立案。以接黃大宗祧。並將香烈托夢水閒，為其父立嗣之事，勒石祠中，以紀其靈異雲。

水閒畢姻三日後，展限之旨，兩次報信之僕，陸續方到。

水閒夫婦感激香烈神助，珠娘令水閒將夢中所見香烈之容，逐細指示。自己齋戒三日，焚香默禱，虔誠描寫，脫出稿來，水閒大驚，說與夢中無二。送與素臣，素臣亦驚異道：「不特香烈於冥中默相，實賢夫婦精誠有以感之！此與我生前所見一面半面，蓋宛然無異！祠在天津，祠中所塑，迥不及也！」媚娘心敬香烈，力勸其夫至天津祠中，改塑真像。珠娘復另繪一軸，並送天津。天津老人有見過香烈生前容貌者，俱稱為神肖。從此香火更盛，求觀真像，絡繹不絕，施捨多日。祭田增至萬餘畝，守祠之黃、趙二姓子孫，世享其利，這都是後話，擱過不提。

文府自水閒赴任之後，應酬日少。素臣妻妾，領文龍等子媳孫曾，專盡孝養之事。水夫人雖以宴安為懼，盛滿為虞，而處此天倫極盛，諸福悉備之時，不由不心曠神怡，情安意適。自九月至臘月盡時，府中又添七丁，古心又添二丁，共五百一十二丁。多男之樂，近古所無，心廣體胖，愈徵啐養，直如反老還童。素臣及妻妾見水夫人康強豐饒，比五六十年時更加健旺，喜極開心，個個發氣滿容，無一雞皮鶴髮之狀。文龍等俱暗付：太君壽固無涯，父親與母親，亦期頤可必。數十年後，一堂聚七八位百歲老人，其樂何如！此時合門德福俱全，真覺自開闢以來，太和元氣，畢萃於期，有非筆墨所能摹，言辭所得盡者！正是：

後世耳聞全不信，當時眼見始無疑。

除夕家宴。至二更，水夫人就寢，素臣以下次第安息。至文施等回房，漏已三下。床上睡甫更餘，即起梳洗。文施做得一夢，述與好文等聽道：「夢見父親百歲，初兒給假，馳驛回家慶祝，蟒相玉帶，儼如太公裝束。皇上恩賜之盛，賓客慶賀之多，亦與前日太君慶壽時無異。我睡時並未一想起及此，豈非奇事？」好文道：「洪太師原說初兒富貴非凡，公公壽長無比。除夕之夢，定非偶然！」宮女已點上紗燈，照至文甲房中。伺候盥洗畢，隨同至文龍房中。

文龍是夜亦有異夢。文甲與文由等諸子孫請問，文龍不言，說道：「見公公時，稟知可也。」

文龍盥纏畢，同妻妾子孫，至藍田樓。田氏已在被衣，素臣卻沉睡不醒。田氏問諸子道：「我一醒來，便微微叫應，汝父只是下醒。二妹若到樓下，可快上來。」文龍等便急往素臣樓去。半路上迎著，忙請上樓。璇姑、湘靈、天淵、紅豆亦率領子媳孫曾俱到，都吃一驚。素娥按定心神，高擎畫燭，先將氣色看過，然後伸手入被，按脈息診切。田氏一面起身盥洗，一面吩咐諸子媳孫曾，各分一半，先去安樂窩伺候。如太君問起，說是失曉，即刻就來。文龍等遵命，分出一半去見水夫人。古心一支，同時俱

到。丫鬟、宮女迎門，說道：「太君沉睡未醒。」古心等在床前屏息而待。等了一會，古心揭帳，微微叫應。見頭額汗氣蒸蒸，毫不甦醒，不覺著驚。問文龍：「法父何以不至？可快請來，替婆婆一診。」文龍只得將素臣亦睡而不醒之事說知。古心道：「這更奇了！如何同有不醒之事：可快請素靈夫人來！」文龍等忙趕回藍田按，見素臣仍未醒轉，滿頭額亦蒸蒸出汗，氣如炊箱一般，不覺老大吃驚，復向田氏等，稟知水夫人亦汗出不醒之事。田氏等更著一驚，都望著素娥，等他說出緣故。素娥解息細按，舉起左手搖了搖，諸人也不敢聲響。足足有半個時辰，然後診脈。正是：

華胥富貴應知幻，公旦彬中可信通。

總評：

報人到門，致家人慌張走告，誤為兇人打進。此在鄉間暴得科名之家，或有此急遽情形。以水夫人之弟而其家僕又半自公府中派去，宜亦見慣此事，何至如鄉人，終身不見官差，急得沒法耶？不知前者京邸因后妃駕臨，校尉清道，致女客自轎中跌出，亦可謂之鄉人識見乎？益匆忙之際，自有此種情狀。此書事事說到頂壁一層，不覺形容大過；而況水雲與內只有一小廝看門，時乎！

文舉已接文虎知縣之任，衙中辦事，稟命素臣。即四府之遲早，亦有一定規矩。似此家法，何忠不卓著循聲？

水雲天性高曠而身處隱逸，不忘教其子孫，猶作巢、許進世之儔也。所以百歲時幡然來歸。而賢姊數語提斯，遂能省悟，不然閒散疏曠四孫，無非江湖垂釣者流，安得歸僅數月，即堪膺解學之選哉？

水夫人百壽時，必無一毫不遂意之事，故水雲忽然來歸。天子親致盛治而致元舅流落江湖，亦一大缺憾事，故趁水雲之歸，而紀恩亦牽連出世。當仍以水夫人為主，而天子為賓，水雲既歸，其四孫尚等齊民為素臣之表姪，而不獲一官，且性情放誕，學識全無，居然漁父之孫，而不堪為官；則又水夫人所不適意之事。作者特表水閒之才，且天然設此畫家之女為之配，然後水夫人乃真無一毫不遂意事矣！故此回極寫水閒、珠娘配合，仍當以水夫人為主，而水雲為賓。

媚娘姑嫂畫合家歡在百壽演戲之後，於文為結束外之結束。而敘述水閒結婚，從容周到，不慌不忙，若自忘其書之將畢者，即讀是書之人，亦不料此回之後，已為全部收場。奇才奇才。

玉兒、篋姑欲將府中之事，每十年作一部傳奇，於慶壽時演唱，其願何奢！然以除滅佛、老之功，決之天理人事壽，因未可涯量。書已將畢，待於臨行數語中，包括日後之後。百十歲、百二十歲，連作兩大結束。而其人其事，固可於無文字處求之。

文龍、文麟並相者，三十年矣！惟素臣未歸以前，二子隨同人閣辦事，不可以相自居。京外稱者，但曰大大師、二太師而已！至弘治十九年，孝肅除喪，素臣回南，則龍、麟居然並相，此時文鶴大拜，即劉健致仕之缺也！嫡親兄弟同時三相，而駙馬、儀賓、尚書以下在朝列者，何止三百人？使真有此世家，天下人謂之何？作者放膽寫來，絕無顧忌，總歸結到滅除佛、老上去也。

寫水閒途中生病，必到萬萬難應吉期地位。而素臣信著神數，癡等在家。至於將轉三更，況復掐數候鳳，不肯絕望。數固極准，然香烈之助，豈能預知者？不知鄧治之世，百靈效順，以素臣首功之人，而區區表姪姻事，乃至蹭蹬若此耶？作者以理之必然，決其終有神助，故放筆直書而不以為誕。